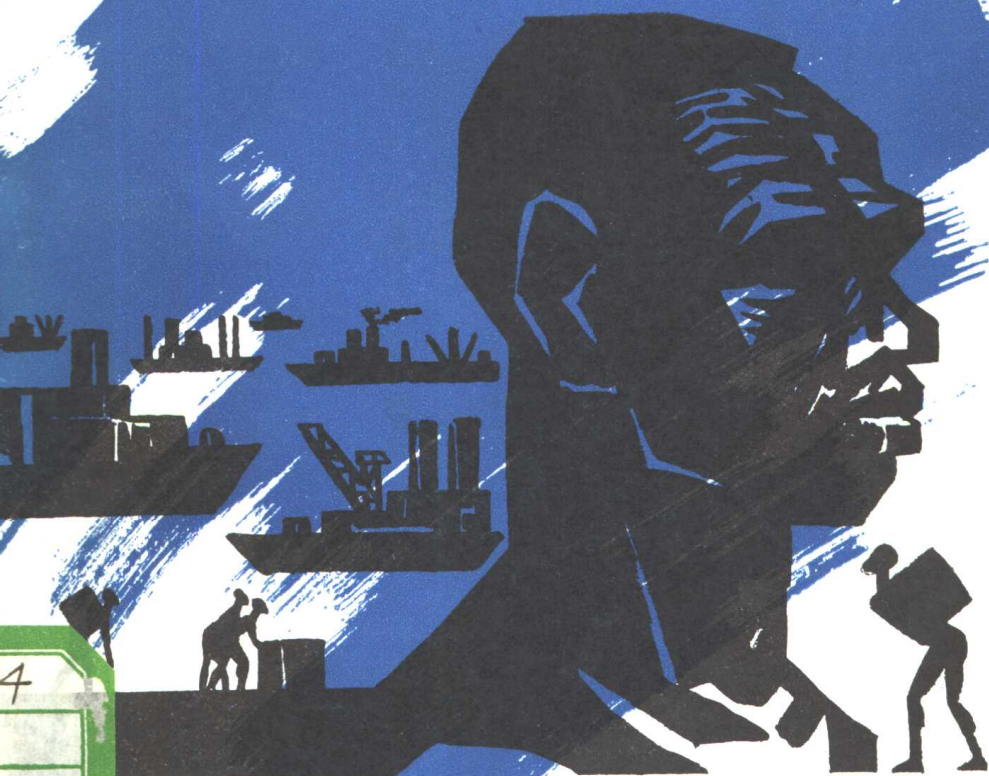


黑色码头工人



4

〔塞内加尔〕桑贝内·乌斯曼 著

黑色码头工人

〔塞内加尔〕桑贝内·乌斯曼 著

刘广新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SEMBÈNE OUSMANE

LE DOCKER NOIR

Éditions Présence Africaine, Paris, 1973

根据法国巴黎非洲存在出版社1973年版译出

封面设计：罗雪村

黑色码头工人

〔塞内加尔〕桑贝内·乌斯曼 著

刘 广 新 译

* * *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外交部西单81号)

北京印刷二厂排版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：5 字数：102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000

书号：7003·115 定价：0.65 元

译者的话

本书通过一件冤案，写出了一幕悲剧，把一部黑色码头工人的血泪史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主人公迪亚沃白天在码头上拚死劳动，夜晚独居陋店，埋头创作。他的第一部作品《黑奴贩运船西里于斯号的最后航程》获文学大奖，轰动法国文坛。但是获奖人却是帮助他出版此书的那位法国女作家吉内特·东迪雅娜。原来迪亚沃的血汗之作被她剽窃了。于是演出了一场剽窃与反剽窃的斗争，这同时也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战斗。但法律是为她那个阶级服务的，斗争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。

《黑色码头工人》虽然早于1956年发表，但至今仍不失其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。因为种族主义和移民问题，尤其是有色人种的移民问题（包括黑人、阿拉伯人、亚洲人等），在西方国家里始终以极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臭名昭著的南非“种族隔离法”，耸人听闻的美国亚特兰大残杀黑人儿童的暴行，不正是种族主义、种族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吗？今天我们应为黑人兄弟伸张正义，为清除人世间的种族歧视而斗争。我作为一个译者，有责任、有义务为介绍关于非洲和非洲人民生活、斗争的作品作出应有的努力。

1984年7月9日

作者介绍

《黑色码头工人》是塞内加尔著名作家桑贝内·乌斯曼的处女作、成名之作。他以自己在马赛当码头工人的亲身经历，创作了这部真实感人的作品。

桑贝内·乌斯曼1923年出生在塞内加尔南部一个渔民家庭。少年时代曾从事捕鱼，当过管子工、瓦匠和机械师助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18岁的桑贝内应征入伍，在“自由法兰西部队”当司机，参加过意大利和德国境内的战役。1945年复员后回达喀尔。几年后，他去巴黎，在雷诺汽车厂当技工，后在马赛当码头工人，是积极的工会活动者。这位没有上过大学的码头工，在劳动之余从事文学创作。《黑色码头工人》就是他寄寓马赛时真实生活写照。此书早于1956年发表。但至今仍不失其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1957年，他发表了第二部小说：《祖国，我可爱的人民》。1960年，他的重要作品《神的女儿》问世。1965年他的中篇小说《汇票》发表。（此篇已在《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》内译出发表）近年来，他又发表了《最后帝国》巨著。

桑贝内还在电影创作方面有惊人成就，被推崇为“非洲电影之父”。他的第一部电影《带板车的人》于1963年问世。1960年完成了第一部大型故事片《来自……的黑姑娘》，1968年，他的《汇票》改编为彩色故事片搬上银幕。《埃米

塔伊》是一部反映领导农民起义的女英雄事迹的影片。

桑贝内认为，作家应走在别人前面，从现实生活中观察事物；作家要为某种事业而战斗。而他正是遵循这个原则进行写作的。他捍卫的“事业”是他的故土——非洲的事业，是他的人民——非洲人民的事业。他还认为塞内加尔电影活动家的主要目的在于：创立民族的电影事业，充分反映非洲的迫切问题。桑贝内为创立祖国的、同时也是非洲的电影事业，为反映非洲人民传统和当前的生活现实，已经作出了、而且正在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，桑贝内·乌斯曼曾于1958年访问过我国。

主要人物

雅伊·萨里玛达：主人公迪亚沃之母。

迪亚沃·法拉：本书主人公。码头工人兼小说作者，后被判无期徒刑。

布巴卡尔：迪亚沃的伯父、族长。

卡特琳娜·西雅丹：迪亚沃的未婚妻，在马赛某时装店工作。卡特是她的爱称。

吉内特·东迪雅娜：剽窃迪亚沃作品的法国女作家。

马立克·德拉美：卡特琳娜的继父。

毕波·阿拉萨诺：码头工人，工会活动者。

保尔·松柯：码头工人。拉扎尔·安黛的未婚夫。

弗朗索瓦·色内：码头工人。

保尔·布吉：流氓，黑人。

恩戈尔：码头上的小工头。

亨利·里乌：迪亚沃的辩护律师。

拉扎尔·安黛：保尔·松柯的未婚妻，白人。

拉扎尔·艾德蒙先生及夫人：安黛之父母。

于莲特：迪亚沃所住小店的女老板兼做鸨母。

本书献给我母亲，
虽然她并不识字。
……只消她用手摸摸这本书，
就会使我感到幸福。

桑·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纪实性小说。作者以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莫斯科保卫战为背景，记述了一支活动在敌后方的特务支队和游击队的危险、艰难的战斗历程。

主人公姆伦斯基少校在莫斯科保卫战前夕，奉命率领特务支队，穿过战线，到希特勒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方活动。他们在大本营的直接领导下，同游击队员、地下工作者密切配合，经受了重重艰险和付出血的代价，获取了大量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情报，并在同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

作者谢苗·茨维贡生前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。他是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，长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。在《飓风》这部作品中，他以生动、感人的笔法，通过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可歌可泣的事迹，歌颂了那些为莫斯科保卫战作出卓越贡献的无名英雄们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开庭前后	1
母亲	1
卡特	10
小集团	14
开庭审判	19
第二部分 故事始末	44
第三部分 诀别书	136

第一部分 开庭前后^①

母 亲

她泪痕满面，遥望远航的邮轮。邮轮刚刚离开阿尔马地山海岸。塞内加尔仅有的至高点就是阿尔马地山上那个被人称为“奶头山”的峰巅。眼前的山岗是那样一副怪模样儿：有些地方覆盖着藓苔，有些地方却是连藓苔也不长的不毛之地。热带原野上东一簇、西一团地寄生着仙人掌，还长着被造物遗忘的猴子面包树。树上只有枯枝、并无绿叶，象把干扫帚似地矗立在那里。是的，造物在非洲这块土地上没花什么本钱，根本不想把它搞得更阔气些。

邮轮破浪远航……在靠近机房的船尾，浪花飞溅、闪闪发光，宛若飘浮不定的鬼火。一朵巨云遮住了落日的余晖，把云外的天际染得血红血红。天尽头，海天连成一片。海风

① 原书第一部分无标题。考虑到下面第二、三部分均有标题，因此，译者在这里加了“开庭前后”的标题。——译注

吹皱海面，闪着粼粼碧波，细浪层层卷来，曲折而蜿蜒，浪尖顶浮游着白色的泡沫，不断地把秽物抛向海滩。

她赤着脚，站立在沙滩上。几个长着棱角的海蟹，在她脚旁急急地爬着。从远处沙丘后面，传来了人声。雅伊·萨里玛达并非想来此寻个与世隔绝、超脱红尘的去处，也不是心旷神怡地要畅想一番，更不是与夕阳话别的。这个大约五十岁的女人，正经受着那令人不解的悲剧的折磨，然而她依然是那样地平静泰然。惨淡的目光远送那烟云般的邮轮驶向远方，驶向那杜巴波人的国家^①。她全部的希望，就是重见在那边身陷囹圄的儿子。她有五个孩子。大女儿同丈夫住在卡约尔^②。二儿子忽然一天离开母亲，到欧洲去了。其他三个孩子同她一起住在约富^③。每天往来经过约富的船只不计其数。日久天长，她对这些司空见惯的船只，早已不感兴趣了。

白人们巧夺天工的创举，不会扰乱她的平静，因为她知道，他们是无所不为的。海面上飘浮的那钢铁制造的庞然大物，不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吗？他们要主宰一切。然而真主不是把人世间所需之物，已经带给我们了吗？白人初来时，她觉得他们来也无妨。她对白人既无好感、也无恶感。但是，这是过去……而今已是今非昔比了：他们囚禁了她的儿子，她切齿地仇恨他们、诅咒他们。白人的国家是怎样的呢？象达喀尔那样，到处是高楼大厦……听说地底下行驶着火车、孩子们不和父母住在一起……“不同种则不同宗，因此不得互相往来。”她儿子就怕血，看见血会吓病的，连杀个羊羔也不敢，怎么会杀人呢！杜巴波人都没良心，不然他们一定会

① 塞内加尔沃洛夫语中“杜巴波”泛指欧洲。这里指法国。——译注

② 塞内加尔地名。——译注

③ 塞内加尔沿海的小镇，靠近首都达喀尔。——译注

把儿子还给她的。几个月来，有些人拿着照相机一张又一张地给她拍照，在光天化日之下还用闪光灯。他们还向她提一些莫名其妙的怪问题，把她带到城里，连警长也跟他们一块干。

在极远的地方，在遥远的天尽头，那团渺渺茫茫的烟云，在天际慢慢地消失了。那个漂浮不定的东西，懒洋洋地沉沦下去，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黑斑。萨里玛达在沙滩上尽情地哭泣着。她感到天色已晚，于是转回家去。孩子们正在院里玩耍，见她走近时都不作声了。她独自一人留在房里，闭门不出。她把点燃的蜡烛放在桌上，微弱的烛光照亮了房间。房间内摆着的只有一把不带扶手的木椅，一张铺着白床单的床，墙角还有一只提篮，一条杂色的围腰布露在篮子外边。

她掀起用旧口袋包着的床垫，从下面抽出几张旧报纸。

在昨天出版的报纸上，印着这样一条大字标题：

“杀害著名女小说家的凶手——黑人迪亚沃·法拉，将于三日后由塞纳刑事法庭开庭审判。”

这标题对她说来毫无意义，因为她看不懂。但是，在每份报纸上她都看到了儿子的照片……头发有如洪水淹过的麦地、浮肿的眼皮、突起的颧骨、嘴没有完全并拢、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、皮肤黑得象烧焦了的木炭。

她弯着腰，伏在蜡烛前面，直到头巾的一端几乎要被蜡烛点着时，她才变换一下姿势。

她看来看去，根本认不出那就是她的儿子：

“这个流氓不是我的孩子。他们已经把他杀害了，杀了以后还用这个流氓来折磨我。他干嘛非要到他们那去呢？我

们这不是什么全不缺吗？他为什么撇下我不管了呢？杜巴波人没有良心、不顾羞耻。天哪！我儿子是不是还活在监狱里呢？我不懂他们那该死的语言，不然我可以看懂他们到底在报上写了些什么。”她心乱如麻，报纸已从她手中脱落。她用浅白的掌心来回抚摸着面颊，用力地按了按眼睛，沉重地晃动着自己的头、长时间地晃动着，最后软绵绵地瘫倒在床上。她竭力设想着杜巴波人的国家是怎样的情况，还搜索枯肠地回忆着儿子的童年时代：上学的第一天，他羞答答的有些胆怯，说话时细声细气的。在学校里，他是个高才生……“这怎么可能呢，这根本不可能。”她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句话。

在出事后的这段时间内，只有这句话带给她一些慰藉。

这个问题一直萦回于怀，在头脑内翻来覆去地折腾着她，使她的思维象机器般地运转着。她神经质地抓住床单，头巾已经从头上散落开来，露出了别在头发里的格利—格利^①和一个小小的贝壳。她在床上辗转扭动，好象害着肚痛，腰上的缠腰布已经散开。“明天我要去达喀尔，也许能打听到什么情况。”她自言自语地说。

去达喀尔的汽车旁边，围着一些乘客和一群商人。一个少年帮助司机把一篮篮蔬菜和一筐筐鱼，固定在车顶上。东方发白，预示着天将破晓。当雅伊·萨里玛达到来时，旅客已经很多了。人们都望着她。她向每个人打招呼问好，然后默默地等待司机让大家上车。车内的乘客互相都认识，大家知道她经常到京城去，所以她此行也没引起什么议论，况且那事早已传遍全镇。

破旧的汽车已经上路，颠簸着车上的旅客。往常车内的

① 格利—格利，是非洲人带在身上的符咒，借以护身驱邪。——译注

卖鱼妇最能滔滔不绝地海聊。今天，由于有萨里玛达在，显得冷冷清清的。当汽车全速通过瓦岗时，健谈的乘客才打开话匣子，男男女女互相交换着新奇的趣闻，还有的议论种籽的行情，或说哪两家可能成为亲家。司机身边坐着一个穿卡叽制服的人。司机问道：

“嘿，谈谈象牙海岸的事^①。”

“你知道，我们这些政府官员是莫谈国事的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据昨天《达喀尔人报》报导，死了一百多人。”

“真卑鄙！”

“你说可怎么是好，有些事本来是干不得的，可是白人是我们的主子，那帮乳臭未干的娃娃想那么干一下子……不过，我觉得干掉这伙人倒也对。你要认为‘丁波克罗事件’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，那可就错了。”说罢，他耸了耸肩。

司机驾驶着汽车，冷言冷语地对这位官员说：

“那为什么象牙海岸的青年人不满意呢？我就站在他们一边，况且有人在杀人呢。而你却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还认为是年轻人不懂事。可我打过仗，我见过的事多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停了停，用食指示意要那官员靠近些，于是对他耳语道：

“你看到雅伊·萨里玛达了吧？她儿子在法国，据说杀死一个女人，也许会判他死刑，也许要去服苦役。可他只杀死一个人，已感到于心不安，而白人新近杀死几十个人，却可以不受审判，而且谁也不能向他们讨还血债……”

① 即下面谈到的“丁波克罗事件”。1950年1月29日，法国殖民当局要在丁波克罗镇逮捕非洲民主联盟党领导人昂博瓦兹·桑巴，激怒了当地群众，约四、五千人上街游行，以示抗议。结果警方开枪镇压，酿成轰动一时的“丁波克罗惨案”。——译注

“你老兄真傻，”穿咔叽制服的人说。大家都望着他。他用法语接着说：“你不懂得把政治问题与奸杀狂区分开来。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我们都认得，他为什么去那边？是为了靠给妓女拉皮条赚钱。你看那可怜的妈妈，哪还象个活人。对他这种家伙，本该依法严办的。”

司机猛地踩住刹车，汽车嘎然而止，前三排的木凳互相碰撞着。

“下去！”司机非常粗暴地说，“谁知道竟会生出你这孬种，也许当绝户倒能积德！”

“听我说，恩道依，我就要迟到的。我要下车，只好走着上班了。你怎么好让我走着去呢！”

“下去，要不我就开了你的脑瓢！”

有个女人从乘客中间向他们走过去，想从中说和一下。

“别这样呵，恩道依，离站还远着呢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的事，可也不能把他丢在这儿呵。你知道，当官差的也不好混。”那女人很爽快地说。

“我说到办到……他反正得离开我的车。你要是不乐意，可以陪他一块下车。”

“那么……你就下去吧。反正天无绝人之路，从瓦岗来的下班长途汽车就到。”那女人转过身来，对碰钉子的国家官员这样说。

“你等着瞧，我要控告你拒绝把一位国家官员载往工作地点……等把你这辆破车吊销时，你再哭吧！”

“你跟你主子一块等着喝我的尿吧！你说我这辆‘破车’，那是我自己花钱买的。”

司机重又坐下，发动了马达。那官员眼巴巴地望着汽车。恩道依是热心肠的人，但是脾气很坏，这是尽人皆知的。

他从印度支那回乡后，用自己的积蓄搞起了运输业。无论白天黑夜，他有求必应，而且从不当众讨债。他这样讲面子使人更敬他三分。此外，他乐于帮别人办事，而干他们那行的人，谁也不愿意找这种麻烦。

汽车进城时，有些乘客下车了，其中也有萨里玛达。

“你想几点钟回去？”恩道依问。

“午后头班车。”

她沿着达贝嘴的两条干渠走去。许多上工的人已经来到欧洲人住宅区了。他们三五成群，边走边谈。

妇女们头上顶着大瓢，学生们的腋下夹着书和笔记本，身强力壮的人健步如飞，上了年纪的老人屈身慢行。沿街在宅院内有雄鸡报晓。这里的人家几乎都一律住在木屋内。只有“蒙戴尔憩园”别具一格。而建造这所大宅第的主人早被一个极端分子杀死了。

萨里玛达忧心忡忡地走着，好象仍然沉浸在恶梦之中。她心乱如麻地走下沙丘，拐进37号路内。一进这条路，街道的景色顿时为之一变：屋顶上铺的不是铅铁板，就是整齐的洋瓦。她绕过一堆堆垃圾，走过空地，朝一所绿树掩映的住宅走去。这是一所讲究的木板洋房，有石头砌的矮墙做墙基，接合处漆着油漆，留有小小的空隙。

“进来吧，雅伊·萨里玛达。”一个睡意惺忪的女人请她进屋，“我丈夫正在洗澡呢。”

客厅和其他房间的地面都铺着黑、黄、绿三色小磁砖，墙上挂着几幅照片。从房屋整个结构看，主人并不注重建筑格调，讲究的是坚固耐用。这时，招呼萨里玛达的那个女人已经走进另一个房间内。又过了会儿，有个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穿着很讲究的本地服装，开口就问她身体怎么样。